

# 日本学生学习中日同形汉字词的难点及教学对策

宋杏杏

(郑州大学, 河南郑州, 450001)

**摘要:** 中日同属汉字文化圈, 由于历史原因, 两国语言中存在大量的同形汉字词。在对外汉语教学中, 同形汉字词的存在有利亦有弊。其中存在一部分等义同形词, 但大部分同形汉字词词义却是不等值, 存在些许差异。这些同形汉字词因词义的不同而对日本学生学习汉语产生负迁移作用影响。本篇论文则从分析中日同形汉字词词义差异入手总结其教学难点及提出相应的教学对策, 不仅有助于中日学生互学其语言, 也助于反观汉语本身的词义特点。

**关键词:** 汉语 日语 同形汉字词 对外汉语教学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 一、中日同形汉字词的来源:

日语追其根源, 则源于汉语, 两种语言系统相互借鉴, 相互影响, 形成了如今大量的同形词。沈宇澄与周星两位学者给同形词下的定义为: “在日语和汉语当中同时都在使用着的, 互相有着借用关系的词汇”<sup>[1]</sup>。通俗而言, 同形汉字词, 首先词形相同, 但词义、词性以及词的附加色彩上却有所不同, 存在些许差异, 这也是学生学习的难点所在。因此, 在对外汉语教学方面, 因其本身特点, 故而存在一些教学难点, 这需要我们予以探究。那首先则需要对中日同形汉字词产生的追根溯源。究其差异原因, 从历时和共时两角度出发, 可概括为以下两点原因, 历史原因、文化及文化心理差异。

(一) 历史原因: 从历时角度来看, 追溯日语的根源是其源于汉语, 盛唐时期, 那时日本还没有文字, 日本便派遣唐使来学习中国的相关文化和语言文字, 有些汉字在日语中直接被保留下来使用, 如一些佛教用语, 菩提、舍利、参禅、苦行、佛性等, 有的是日本借用汉字字形来表音, 由此便创造了日本本国文字——假名, 这也是同形汉字词产生原因之一。明治维新后, 日本开始全盘西化, 日本经济文化水平上升, 又利用汉语创造了一些新词, 也被称为“和制汉语”后又为汉语所借鉴吸收, 这之前在汉语中是不存在的, 如, 哲学、心理、抽象、元素、主观、客观、克服等。所以也导致中日同形汉字词与中韩同形汉字词有所不同, 中韩同形汉字词多是单向流动, 由中至韩。在共时角度来看, 中日同形汉字词则是相互借鉴的双向关系。

(二) 社会文化心理: 从共时角度来看, 日本虽然有很多文化来源于中国, 但是中国和日本毕竟是两个国家, 分别有各自的风俗习惯和民族思维。所以在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上, 不同的社会文化心理认知也会造成词义的不同。如, 水, 在汉语中问客人“您喝水吗?”这里的“水”意指“开水”, 因为中国人没有喝生水的习惯, 因此对客人说的只可能是“开水”。基于卫生、经济原因, 中国有着悠久的喝热水的传统。明代天启年间, 大臣杨涟因弹劾宦官魏忠贤而遭到迫害。屡受酷刑拷打后, 杨涟“知窍意不可回, 每晨起多饮凉水, 以求速死。”可见饮凉水有害身体健康。而在日语中则指生水, 日本及欧美国家是没有喝开水的习惯, 而且在世界各大博物馆展览的古埃及、古希腊陶器, 都是用来盛装物品的, 没有发现一件类似古代华夏的煮水炊器, 可见, 煮水炊器是华夏祖先陶器时期的独特发明。历史文化的不同造就了今天东西方饮水习惯的差异, 而这种差异认知也反映在各国的词义认知上, 形成了词义的差别。

一方面, 语言也是思想的外在表现, 也会反映社会文化和人们的心理认知。如, 中国传统文化尊史崇古, 在汉语词汇中保留下来的一些古语词因而多带有浓重的书面语色彩, 使用时也对其所进入的语境有所限制, 如上文提到的“辅佐”一词, 在汉语中, 只用于书面语, 且只对地位高的人使用, 而日语中多用于口语。再如“主人”一词, 在汉语中意为“接待客人的人或者是宠物、奴婢的家主”, 而在日语中则是“妻子在别人面前称呼自己丈夫的用语。”暗含主从关系, 有性别歧视之意, 这是由

于受日本社会文化影响,日本长期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家制度”根深蒂固,家制度的存在巩固了男性对权利的支配。<sup>[5]</sup>日本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男主外,女主内,日本女性地位远远低于男性,被认为是无能力者,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投入到社会生产中,女性的地位略有提高,但目前仍有一部分女性在外人面前称呼自己丈夫时仍旧使用“主人”一词。

## 二、日本学生学习同形汉字词的难点:

对学汉语的日本学生来说,中日同形汉字词既有容易理解和掌握的一面,同时也会因对其了解不够而导致许多误用<sup>[2]</sup>。同形汉字词在两种语言中的异同点相应地会给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产生正负迁移的影响。那其差异点也是学生学习的难点所在。通过对中日同形词的差异分析,发现二者差异主要表现在词义、感情色彩、词性上。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需格外注意。

### (一) 难点一: 中日同形汉字词在词义上的差别:

对汉字的形、音、义三个方面,日本留学生的难点之一在于“义”<sup>[3]</sup>。从同形汉字词词义的是否等值性可将中日同形词分为同形同义词、同形类义词及同形异义词。所谓的同形同义词,不仅词形相同、词义相等,词的用法也一样。有些同形汉字词保留的仍是繁体文写法,但字义一致。这些词多为表示动植物的普通名词,如,鸟、虎、狼、犬、牛、牡丹、水仙、芭蕉、人参等。表示地点和人名的专有名词,如,东京、南京、富士山、鲁迅、渡边淳一。以及表示数字用语、科技用语等,如,一、二、三、医学、印刷、手术、盲肠等。正是因字形相同,词义等值,更是学生母语中的固有词汇,所以日本学生学习这些汉字词时不会出现问题。同时这些大量的同形同义汉字词在中日学生互学对方国语言会起到很大的正面促进作用。

所谓的同形类义词,即为词形相同,但词义存在一定的差别,有同有异。除了具有共同词义之外,在各自本国语言中含有不同的义项。这也是日本学生学习对方国语言的难点所在。在初步学习过程中往往望文生义,不注意其中的差异,与其母语等同,进而产生误解和偏差。如,有些同形汉字词在汉语中的义项多于日语。如,保险:“火灾保险”“火災 保険”两者共同义项是向保险机构按期缴纳一定数量的费用。汉语中还有安全、稳妥、担保义,“这样做可不保险”、“你听我的,保险不会出错。”但在日语中并无词义。正是由于汉语词义的多样性,学生在对某一词的意义掌握不完全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以偏概全的情况,说出错误的句子。再如,“探”一词,汉、日语中有共同的义项“探究、寻找、侦探”但日语中无汉语中的“探望”义。汉语有“探亲、探家”,日语中的“探亲、探家”义为“找父母、找房子”之义。日本学生很容易对此产生误解。有些同形汉字词在日语中的义项多于汉语。如,爱情,汉语中专指男女之间的情感。而在日文中也可表示“热爱、感情”之意,搭配上也有所不同。“祖国への愛情”“仕事に対する愛情”,意为“对祖国的热爱,对工作的热爱。”因为母语负迁移的影响,学生很容易说出“我对祖国的爱情、我对工作的爱情”等错误的一些句子。再如,约束,都有限制的义项,但日语里还可表示“约定,商定”“約束をはずす、約束の約束を取り消す”(取消约定、缔约),也可表示命运,缘分,“前世の約束”(前世缘分)。学生在练习过程中也易说出“这是我和他的约束、约束很奇妙”等错误的句子。出现错误原因即在于,将汉语“约束”一义等同于母语,没有掌握在汉语中的词义。

同形异义词即使词义完全不等值的同形词。如,野菜、汉语里指“野生的菜”,日语里则指“蔬菜、青菜”。手纸,在汉语意为“厕所用纸”,但在日语中则为“信件,信”,差异巨大。“茶碗”汉语意为“盛开水用的器皿”,日语中一为“饭碗”。“高校”汉语中是指对大学、专科院校的统称,而在日语中则指“高中”。汉语中的“新闻”在日语中的词义为“报纸”,“汽车”为“火车”,“本”为“书”等等。由于字义完全不同,日本学生在学习时就要忽略母语词义,记住汉语词义,进而来组词造句。

### (二) 难点二: 中日同形汉字词在色彩义上的区别:

对于词而言,包含两种意义,一是理念义,二为附着在理念义之上的色彩义。正是由于词感情色彩和语体色彩的不同,影响词义的准确表达,很容易造成学生的误用。

(一) 感情色彩上:感情色彩有褒、贬、中三义之分,相同的汉字词在两者语言中感情色彩却略有不同,集中表现为两大类。一类是汉语为褒义词或中性词,日语中为贬义词。如,“单纯”,汉语,日语中都有“简单,不复杂的”意思。但在日语中多为贬义,意指“头脑简单的人”而在汉语中则指“天真烂漫,没有邪念的人”。汉语中,说某个人没有心机,天真烂漫,即说他很单纯,对此,日本学生就不甚理解,认为是在讽刺他。再如,“爱人”这个词,在汉语中意指婚姻关系中的妻子或丈夫。中国人在向别人介绍自己的配偶时往往会说“这是我爱人”,日本学生就不甚理解,认为这样说不好,这是因为“爱人”一词,在日语中指情妇或情人,是个贬义词。

(二) 语体色彩: 有些同形汉字词在汉语中以书面语形式出现,但在日语中却为口语形式,有的则恰好相反。由于语体色彩不同学生在学习使用过程中也会出现误用。如,“辅佐”为辅助、帮忙之意,但在汉语中为书面语,只对君主等身份高的人使用,生活中不常用。在日语中则为口语,生活中比较常用。学生经常受母语影响,说出“他总是辅佐我、他辅佐班长”等错误的句子。再如,“抱负”一词,在汉语里为书面语,而在日语里则为口语形式。“起床”在现代汉语里为口语,但在日语中则为书面语。两者恰好相反。

(三) 难点三: 中日汉字同形词在词性上的差异:

中日汉字同形词的差异主要多表现于词的理性义和色彩义上,其次表现在词性差别上。对于日本学生来说,也是一难点。如“进出”在汉语中有动词和名词两种词性,“从这个门进出”,“每个月有几十万的进出”(意为收支,出入),而在日语中只有动词一种词性(この門から进出りする/从这个门出入)。如果日本学生对“进出”一词的词性掌握不完全的情况下,就不理解,进出还可以代指收入、钱财。再如,“理想”,在汉语中可作名词,也可作形容词,如“我的理想”“这个方案很理想”,在日语中只可作名词使用。“丈夫”,汉语中为名词,意为“女性的配偶”或指“有所作为的人”(我的丈夫,大丈夫能屈能伸)而在日语里,“丈夫”为形容词,“坚固、结实、健康”(おかげ様丈夫です/托您的福,我很健康)“交代”汉语中可作动词和名词,日语中只作名词,意为“轮班的人”。“交代”,在汉语中交代可作名词也可做动词。“你交代一下/给我一个交代”而在日语中只可以做名词,意为“轮班的人”。两者词义也有很大的区别。

三、 教学策略:

从古至今,汉语和日语有着漫长的语言接触和传播,中日两国人民在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领域靠着双方共同使用的汉字词可进行简单的交流。<sup>[4]</sup>但随着两国语言系统的各自发展,加之漫长的时间演变,两国共同使用的汉字词的词义、词性均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化,这就给学习汉语的日本学生带来正迁移的同时,也带来了负迁移。所以就以上日本学生学习中日同形汉字词遇到的难点提出相应的教学对策。

(一) 树立不同的语言观念:

首先学生要转变观念,消除母语干扰。同形汉字词在中日两国语言中共存,学生初学时给予一定的优势,但稍微不注意也会出现错误,它们字形虽相同,但终归隶属于不同的语言系统,因此,为了掌握中日通形汉字词,必须避免望文生义,受到母语干扰,日本学生必须从一开始就树立不同的语言概念,要多勤查字典,仔细斟酌词语的真正意义,养成一个讲求严谨、准确地好习惯。而不是立马将这些同形汉字词汉语词义等同于母语词义。说出“我要吃野菜(青菜)、我给你写手纸(信)、我要读本(书)”等错误的句子,让人啼笑皆非,影响正常交际。因此,学生在遇到同形汉字词要翻查字典、词典,结合文例,找出异同。词义相同时,可直接运用,词义有异时,要仔细辨别,不仅要从词义入手,也要从词性、词的内部结构、使用情况等方面去判断,把意义、语法功能和色彩联系起来,综合各种因素全面剖析、比较,揭示差别。

(二) 抓好词义教学:

就词义而言,这些同形汉字词的词义多有同有异,同中有异,对于学习汉语的日本学生来说是一大难点,所以必须要紧抓词义教学。我们可以“采用异同对比的方法,由已知求未知,由相同点求不同点,让学生有亲近感和熟悉感”<sup>[5]</sup>,在对比中导出不同词义及用法,解释、说明及练习的重点放在差异上。例如“是非”一词,在中日语中都有“利与弊”的意思,但在各自语言中又有着不同的意思,日语中意为“无论如何,希望”既有名词性也有动词性和副词性用法,而在汉语中意为“纠纷、纷争”,均为名词。要让学生掌握“是非”一词在汉语中的用法,要选用精讲多练的方法,注重语境教学,给出具体的事例,解释清楚在句子中的具体意义,致力于让学生在语境中比较、体会词义和用法,进而掌握这些词义有所差异的同形汉字词。

(三) 找出相应关系,避免张冠李戴:

语中的词既有从汉语借去的词,也有自己创造的词。两者词形偶合,但意义却不同。如汉语中“大势”意为大局,总的趋势。在日语中也有“大势”一词,但不是借自汉语,是日造和制词,众多的意思,在日语中很常用。对于这类词形相同却代表不同词的情况,要找好对应关系,注意它们之间意义的不同,不可等闲视之。

#### 四、结语:

两国语言中共存的一些同形汉字词, 无论对于中国还是日本来说, 都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宝库, 掌握好这些同形汉字词对于两国学生互学其语言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 但随着历史的发展, 日语也已形成自己独立的语言体系和词汇系统, 其词的意义和用法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有所异同, 因此, 日本学生在学习这些同形汉字词时首要要树立两种语言观, 转变语言观念, 培养用汉语思维的能力, 尽量避免受母语干扰, 其次要辨清词义、掌握不同种用法, 最后要认清词源, 避免张冠李戴,

#### 参考文献

- [1] 沈宇澄, 周星《现代日语词汇学》[M]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8.
- [2] 崔忠 《日跨语言交际中的词汇困惑及其对策》[J] 文教论坛 2007 年第 4 期
- [3] 李菊光 《试论对日本留学生的词汇教学》[J] 南京师大学报 1988 年第 3 期
- [4] 刘立华、李琴 《对中日汉字词的研究》[J]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2016 年第 1 期
- [5] 王磊 《中日同形近义汉字词教学策略》[J] 考试周刊 2015 年第 45 期

### Difficulties and Teaching Strategies for Japanese students to learn Chinese and Japanese homographic Chinese characters

Song xingxing

(Zhengzhou, Henan Province, 45001)

**Abstract:** Both China and Japan belong to the cultural circle of Chinese characters. Due to historical reasons, there are a large number of homographs in the two languages.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homographs have both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Some of them are synonymous words, but most of them are not equivalent in meaning and have some differences. These homographs have negative transfer effects on Japanese students' learning of Chinese due to their different meanings. 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homographs, summarizes the teaching difficulties and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teaching countermeasures, which is not only helpful for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students to learn each other's languages, but also helpful for the reflec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word meanings.

**Keywords:** (内容字号: Arial 小五) Chinese Japanese Homomorphic Chinese characters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作者简介(可选):** 宋杏杏, 郑州大学文学院 2017 级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联系方式: 18135796584

